雷淵集 十三

墓碣
墓表
行狀

雷淵集卷之二十三目錄

墓碣

墓表

司諫院司諫韓公墓表

雷淵集卷之二十三

墓碣

翼陵叅奉　贈吏曹判書李公墓碣銘 并序

淳昌守李君商重以其先君子寢郎公狀謁余而泣曰吾先人墓木拱矣顯刻未樹維茲一二事行則仲氏判書公所叙次也盖將屬銘於子為不朽圖也文既成石既具而公遽歿矣大懼日月寖久遂使泯泯無傳以重不孝之罪敢以先兄之遺志徼子一言之惠余老且病不復事筆研而於是請也有不忍終辭者謹按狀公諱秉哲字君保韓山之李皆祖牧隱文

靖公曾祖諱穡文科府使祖諱廷夔吏曹參判考諱滓郡守妣延安李氏副提學文貞公諱端相之女也以　顯宗甲寅生公自幼敏悟出凡七歲聞尤齋宋先生入朝以父命往拜之先生亟加奬礪手書蒙養正三字以授之稍長就學于內舅文簡公已知為學之大方己巳從郡守公青陽任所既而郡守公棄官歸結城之三山三山盖參判公之所甚樂而未始有一架之經始者公運智殫力鳩材傭功營立室廬又拮据資糧以繼粥飯不獨令父母憂也時年未弱冠鄉黨皆稱為能子未幾遭李夫人艱郡守公寢疾久

家業益旁落而賴公調護有方湯餌之須不置以時以宗家之窮窶也謀於群從各出財買田廣陵墓下以備烝嘗為久遠圖壬午丁郡守公憂制旣除而哀未忘忽忽無生世意從舅鳴巖李公雅喜公居又隣比有酒輒邀飮不醉不止庚寅除 翼陵祭奉翌年疾遂亟以卒七月二十四日也葬洪州先塋下坐甲原配潘南朴氏吏曹判書文孝公諱泰尚之女滄江趙公外孫也端莊好禮事舅姑友君子有古女士風頗涉傳記通古今而肫肫退遜若未曉者閒居喜誦小學至老不懈諸子文史皆其口授也後公十七年

丁未卒壽五十有四祔公墓左凡擧五男四女男長華重郡守次台重判書累　贈公至吏曹判書夫人貞夫人者以其貴也箕重正衡重早夭商重郡守華重四男喜永縣監嘉永周永舒永台重七男復永從史澋永縣監克永直永翊永學永牧永箕重二男纖永運永洸馮衡重無嗣以克永爲後商重一男純永曰義觀羲寅羲賓羲民羲文羲雲羲淳羲臣羲天羲淵羲元羲坤者諸孫之子也四女適生員金爕愼無赫朴師復郡守黄仁謙金載厚載宇載壽愼奎東星東井東心東朴有源在源左源右源黄基厚其外孫

也內外女孫及幼者並不錄公爲人諒直知識過人
逆言事之成敗鮮不中與人論是非雖甚不合氣愈
和務以理曉之者卒不大其聲色尤嫺於吉凶之禮
宗黨有事必訪以正焉文簡公嘗稱其透悟喜與之
談論時月去左右如有所失前輩名公舉以需世之
材期之及其窮且夭則又相與嗟惜謂天不可測然
四子巍巍賴哲母提誨克嗣家風判書公以高材儁
望爲時聞人而子孫繁衍充牣門庭世家姓族之盛
莫與京者玆豈非爲善之報也歟銘曰
仁期於耆頤而不及中身材期於棟樑而止于一命

以嗇于窮者取贏于後猶人與天交手而責平載其孔昭而諂之無珍俾君子罔怠于善

內舅工曹正郎圭峯沈公墓碣銘 并序

國家用科目取人往往得有才者而亦往往失有志者夫既有志矣不求合於世稍屈跡就卑仕以自高其志若圭峯沈公者非跡屈而志高者歟公青松人諱鳳儀字聖韶上世多聞人高祖諱諿禮曹判書孝簡公曾祖諱東龜弘文館應教祖諱攸弘文館副提學考諱漢章出後伯父諱敞潛德不仕妣李氏司饔院僉正舜岳女公爲人修潔不喜與俗人游杜門劬

書好深湛之思以父母老也時時就公車業然非其
好也年四十餘選進士又九年始仕爲　永昭殿參
奉凡五遷官而出監幷邑縣未幾罷去尋除内贍寺
主簿司憲府監察皆不就由義禁府都事三轉而爲
工曹正郎年七十三戊午終于家葬于廣州某山某
原淑人李氏祔淑人京畿觀察使徵明之女一男道
希早卒一女適士人趙德裕道希一男公彥公不嫺
言笑獨喜爲詩務不爲塵冗語藻思工麗間亦琢刻
一字未足意則削其草不留也故得詩不多而皆可
傳也平居好静坐客至其户落然若無人焉惟槎川

李一源順菴李子平及吾先君子相從遊甚樂數君子至必為之行酒然公飲少而善醉甫釋爵已遅然丹也顧謂家人曰毋以我醉遂令客不醉銘曰

爰寐爰清毋疚于利名以幽人之貞南仲維甥矢德于銘孔昭以永寧

富平府使　贈吏曹判書金公墓碣銘 并序

公諱萬載字子厚新羅王子興光知宗國將亡遯于光州金氏之本光山始此其後世有文元公諱長生文敬公諱集父子為世儒宗文敬公弟曰槃官吏曹參判叅判子曰大司憲益炅乃公之祖若考也始文

元公之學深於禮故子孫皆斤斤質厚以孝謹爲家
公性又温仁篤於倫理㓜時受書于滄江趙先生先
生賢之以爲有文敬公之風年二十九用門蔭受仕
爲永昭殿叅奉轉司饔院直長主簿者三司贍禮
賓典牲爲殿中者二判官者二漢城軍資閤爲宣惠
郎　宗廟令僉正者一司饔又出爲陽城漣川石城
縣監珍山郡守以富平府使罷歸是年卒于家去其
生壬辰壽六十有三公早孤致孝于祭祀先事畜具
用心如婦女之爲事毋尹夫人至老左右服勞如童
㓜之爲諸弟三人悉令治文史爲經理其家勿令以

衣食累其志故諸弟皆以文行稱於時公之教也季弟持平君蚤卒尹夫人鞠其孤絶憐愛之及尹夫人卒凡貨布器用在夫人藏者無巨細悉封識之既三年舉以遺所鞠孤孤既長異産猶月支其糧以終公之世盖居家爲善日孳孳如不足泊然無外慕諸父昆弟皆位宰相光顯燕閒之語一不及於私居官清恪常俸外毫芒不以自汚獨買書累千卷峙之家曰吾子孫必有讀是書者公凡再娶元配韓氏舉一男鎮東以耆秩知中樞府事淂　贈公至吏曹判書一女適星州牧使李誠躋次配魚氏無子知樞四男皆

敦潔服詩書瑞澤亨澤早歿純澤今郡守和澤參議
初爲弘文校理乞去官以養老　上嘉其志　特下
一資許其歸四女長適黃樸樸死即日自經以殉次
縣監李復圭進士尹憲東李璦正言相度相正相猷
相謨相學諸孫之子也公之葬在廣州府東千歲洞
之原後五十年純澤以知樞公命來請銘昔韋丹家
人乞銘於韓子曰我公宜淂直而不華者銘今知樞
公之命不佞將此意𢾛故不敢辭銘曰
躬孝弟在先毋忝在後之法我銘載石百世以無踰

弘文館副修撰鄭公墓碣銘 并序

公諱弘祥字毅伯東萊之鄭自文翼公光弼三世爲
國相遂稱大族是公之先也曾祖諱載厚綾州牧使
贈吏曹參判祖諱濟先司憲府持平 贈吏曺判書
考諱亨益禮曹判書 贈議政府左贊成妣金氏貞
敬夫人以 肅宗庚辰生公丙午選司馬兩試丁未
擢增廣文科初隷成均館是時判書公積忤時議故
主選者貶公以媚當路也尋還入史局不應講至謫
理竟不出 特命陞六付軍銜旋出狼川縣監亦不
赴拜京畿都事選錄弘文館除副修撰時 國家甫
平亂逆務安反側而柄臣進并用之策號曰蕩平公

乃上疏曰今之為　國家深憂者皆曰亂賊未盡除
臣竊以為蕩平實今日之急病危兆而亡　殿下之
國者在此不在他也又言為忠為逆四大臣一也強
欲分而為二此何義理　殿下以為四臣之寃雖未
盡雪苟誘之以爵祿威之以鈇鉞磨之以歲月則貪
榮畏罪之輩皆可以箝勒而驅策之耶臣恐此義未
伸終不能致一人於朝廷也　上覽疏以為沮敗國
是始配大靜縣改康津居無何　命復兩大臣官遂
臣有言兩大臣既命伸雪則是用鄭其之言也用其
言而廢其人不可　特命宥還公抵配纔若干日耳

還至靈巖郡而病卒于旅舍己酉九月其甲也得年堇三十殁之日夙興盥櫛謂舍主曰吾其今日死矣為書告訣于父母又寫訓誡語遺穉子正席而逝訃聞 上為之驚悼亟命復其官秩十一月葬于果川先兆下庚坐之原從治命也公姿相瑩澈如氷玉中劉而氣溫語笑可親性至孝于賛成公為晚出又無兄弟然不以父母之愛而弛其敬致養無方不自有其身友于姊妹以及於庶弟無間於同胞凡恤宗族應賓客賛成公之老而倦者無不代幹其蠱委曲周詳務適賛成公意鄉黨翕然稱之以為百男不如也

贊成公以讜言不安於朝公以妙年雋望爲時人所忌名塗選地輒被其操持而夷然不以介意惟以經史自娛若將終身及夫元兇迷國國是靡定則慷慨草一疏冀悟 上心衆皆力挽而不能得雖贊成公亦嘉其志不之止也公素清羸如不勝衣出身甫耳備見世道之嶔崎憂憤窂騷有屈子遠遊之志然卒能遇事敢言棄斥炎荒至死而無悔盖其愛君忠國根於天性者然也詞翰華敏自在堂后 上見其進止有度記注無苑爲之屬目焉後數十年公子存中以新榜進士被對 上語及公有深悼之色嗟乎向

令公受知　明主展布其所負何施而不可顧天驥之步蹈于初險豈非命也哉雖然有子甚肖乃克裒緝遺事崇賁墓隧俾厥未卒之志行表章於百世斯可謂不亡也已配趙氏判書貞孝公正萬女孝仁明淑謹于祭祀宗黨誦其賢舉一男存中今新溪縣令一女適英陽縣監李朮縣令二男世綏啓綏銘曰

玉之良利用為珩有鏘其鳴于君子之庭維時之弗臧石象玉之形玉蒙石之名宜爾之收其聲淪其精以不奪其貞

戶曹正郎申公墓碣銘 并序

公諱埜字文之申氏系出谷城至太師壯節公崇謙受封平山遂爲平山人其後世有文貞公諱欽配食仁祖廟庭寔公之高祖也曾祖諱翊全禮曹參判祖諱最禮曹判書文肅公考諱錫華加平郡守妣閔氏驪陽府院君文貞公維重之女同春宋先生外孫也公以　肅宗丁丑生丙午選生員試辛亥除　顯陵參奉歷典牲署奉事長興庫直長陞通禮院兼引儀移主長興簿還宗簿尋轉戶曹佐郎　上之幸　園陵有僚郎責馬於貢人事覺治公曰吾於迎　駕時有貢人獻鞭者吾受之馬與鞭大小雖殊出於貢人

一也遂自首對吏未幾陞正郎連擬文義懷德縣以
無薦見拔又擬任實縣吏又以無薦告銓長嘆曰以
此人而無薦恬雅可知躁競之世宜先用此人乃以
本曹薦首擬任素號難治 上重其任問筵臣曰申
其何如人也皆對以不知都承旨李宗城曰臣實不
識其人而臣之弟有為郎戶曹者常語臣以申其律
己清簡聞此而已 上曰能律己歟為政乎何有遂
除之為治本於惠愛而厲以風化南民愛而信之歲
滿解歸由司僕寺主簿出令龍仁縣居二年罷敘拜
敦寧府主簿遷宗親府典簿己卯轉左水運判官是

秋七月遇疾卒壽六十三九月葬于利川鉢山水井里其原公早喪考妣事後母李夫人承顏順志夫人有不平色益起敬罔懈夫人意亦和人無得以絲髮間及居夫人艱公年已艾而盛暑不釋衰絰祁寒不離苫廬非大病朝夕饋奠未或不躬每晨謁于家廟至老未嘗廢也仲氏賢而早死公愈久愈悲撫其孫猶己出孫又不育則使仲子景岳尸其祀伯姊李氏婦早寡而貧割俸祿以支朝夕養疾送死殫其誠禮蓋公自幼師事內舅閔忠文公兄弟周旋於群從陶菴夙夜齋貞菴諸公之間其內行之純篤多得於耳

目之所擩染非獨天資然也性又慈諒待人一於恭和端居一室左右經史當路貴人雖平生知舊不與之過從人或目之爲亢獨從兄校理公甚重公常誡其子曰其弟溫良端慤吾死每事必諮庶無大過也三淵金公臨歿書遺長孫範行曰學于妻兄勿以爲耻其見重於先輩如此配金氏副率盛益女生二男景翰景岳景翰一男一女景岳無子夭取族子慥爲後二女嫁士人朴朝源徐有晉銘曰

行於古爲賢命於今爲窮維人之以爲悲何疚乎公

扞城郡守朴公墓碣銘 并序

公諱師禹字舜卿朴氏出新羅國姓子孫分籍州縣而潘南氏最大右文館直提學尚衷以師道重高麗末自是代出名德遂爲　國朝大閥曾祖諱世橋僉正　贈判書錦興君祖諱泰斗郡守　贈左贊成錦恩君考諱瀰夏參奉　贈左贊成錦寧君三世勳贈用五世祖錦溪公諱東亮扈　聖功世襲也妣　贈貞敬夫人尹氏觀察使攀女公幼而有器局及長文業亟就尤工於功令之文屢發大小解輒高等先進咸推爲館閣材而遲其來也及伯氏錦原公弟侍郎公相繼取上第登顯仕公益持盛滿戒黽勉爲親屈

然非其好也逮癸卯誣獄成而錄勲設科則錦原公
以不與盟會黨公又不赴舉人皆為公危之曰此闕
君門户事盍少遜志以紓禍公確然如亡聞也自是
削跡公車終其身不復事士友服其操守既而薦被
兩銓剡薦始調四山監役官仕滿陞軍資監主簿歷
主漢城府濟用監簿出令文義縣縣介嶺湖之衝甫
經寇亂公莅官爾以惠務在弗擾吏不敢去公門咫
尺民閭晏然樂業居數考辭遞叙拜敦寧府判官踰
年出守扞城郡會郡大饑公秉傳之官諭止流逋量
口鳩食賙哺有方明歲饑尤甚公益殫心不懈悉蠲

私俸以歸賑爲寬海商船稅商船爭先來泊轂直爲
輕故民賴以全活焉公爲治不修赫赫聲隨其土俗
爲剛柔遇吏民多恕使得盡其情吏民久愈信愛焉
尋遇疾卒于官距其生戊午得年六十有五臨歿呼
郡掾處官事呼家人屬後事指畫周悉如不病者以
是年十月返葬于開城府墨溪洞坐艮之原公貌厚
而性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孝友天植也其事父母
不知有其身處兄弟殆不知爲二身撫族戚窮窶者
若不知有其家與錦原公聯屋以居其相樂也蓋以
夜繼日然執禮滋恭雖杯酒歡謔中未或見其慢容

當錦原公掌兵柄侍郎公居吏部門下伺候者咸輳
於公而公澹澹二公間未嘗以一人私為君子以為
難公才而不試僅見於二邑之政固不足以盡公然
公叔父文敬公常偉公之識度以為兼數人之器文
敬公用道學重於世而公為其所重斯可以知公矣
公娶宋氏學生世晉女有四男一女衍源縣監道源
監司公之淂　贈吏曹參判用其貴也取源志源俱
修撰衍源子相宗道源子相冕正言早歿取源子相
嵒志源子相龜相冕子南壽女適學生尹師東始公
連產子女五而俱不育人有為公憂者東平尉鄭公

獨曰僕之安有仁孝如朴君而無嗣者乎後果舉四
丈夫子第名 王朝簪笏盈堂余聞天之施報善人
常積而後發茲其驗歟銘曰
豐其有矣而薄施於人時弗競也積乎躬者而駿發
于子天之定也崧之丘孔陽兮崧之石弗磷以瑩載
茲銘言兮寔昭以永

進士李君墓碣銘 并序

余交遊寡矣所與遊必皆賢士而亡之又十八九矣
至今老白首而往往思少日游悵然以悲然其思成
卿爲甚蓋成卿余童卝友也始相識於 五陵之間

時余先君子與成卿先公俱仕為寢郎而吾二童子隨之隔牕讀書詩出入歌呼山溪中甚相樂也成卿與余俱年十五然好修禮容雖一日二三見見必揖而坐又多識古今事言之必皆可稽者也其後俱長大游場屋成卿屢以文鳴有司聲聞藉甚二十六成進士其明年甲辰死嗚呼脩短命耳顧其人志事風采稍能自見於世者雖其朋友亦可以無悲也若成卿之賢其自期與人之期之者豈止於一上舍生乎而吾見其苗而秀矣不見其實也此其愈老而愈不忘也成卿諱命集李氏之先唐中郎將茂從蘇定方

平百濟封延安伯子孫仍籍焉貳相忠定公諱貴戶
曹判書忠靖公諱時昉以靖社功著 仁祖時成卿
四五世祖也考諱浤敦寧府都正妣閔氏右議政文
孝公鎮長女也成卿爲人端潔靜介貌如其心言若
不出口者然至談道理是非激昂見鋒穎已成進士
不樂爲舉業益取聖賢之言閉戶湛思至忘寢食及
病且死猶摩挲其書不能去手見者莫不悲之孺人
徐氏故丞相命均之女成卿卒孺人絶食將死舅姑
爲之泣曰吾兒死無子爾又從而死是使父母無養
也且使吾先人不祀也何以見吾兒地下乎孺人立

収泣強食在舅姑側不敢以戚容見盡孝以沒身後成卿十年也祔葬于保寧牛峙坐壬之原成卿無子乞銘者所後子琰今爲金化縣監一女適司評金相定成卿不妄許人友友之必擇其益者故士樂爲之交貞菴閔士元臨齋尹景平及吾伯氏太華左深愛成卿者其死哭之如親戚傳曰不知其人視其友斯可以知成卿矣銘曰

玆維匹士之藏兮其人孔臧兮從以女士君子之偶兮後百世之人尚無畊畜與牛羊兮

生員李公墓碣銘 并序

有一布衣老耳而鄉黨之語長德一辭曰槐軒李叟者昌鎭其名士盛字也居嶽下少從隱君子游能外名利去態色而專於內修制行如言與人甚忠自少及老一於醇慤無僞歲饑傾家入以急鄉隣鄉隣德之有垂㓜頥爲僕者然由由然不自有其善人益推爲長者公早以詞賦鳴晩而登上庠屢薦仕不利顧喜游名山往往一馬獨往旬月不返嘗至萊州臨大瀛海觀日月之出入陽陽有御風之想云年七十五癸未十一月卒葬安山水洞之原以二配朴氏金氏祔公之先出高麗名臣文烈公兆年世厥華顯祖諱

碩輔　贈吏曹叅判考諱奎徵通德郎妣濟州高氏
公有二子淂源達源淂源子箕杓箕樞達源夭取箕
樞爲嗣貳室子曰承源繼源公雖恂恂自卑乎中實
高簡少可鶩游多公卿貴人漠然若相忘獨好余甚
嘗襲一美石謂其友曰用是表我塚淂雷淵文銘其
上足矣既卒淂源扶櫬及門者三泣述其言銘曰
蓬之山有石穹然處士之墳歟石有銘質而不華雷
淵之文歟兹維處士之志其尚莞爾于九原

司諫院大司諫臺山李公墓碣附記

右臺山李公墓銘並序不佞曾大父文憲公撰也于

玆八十年而公之玄孫瀓將刻于石其　贈秩及子
孫之追記者屬不佞嗣以筆之謹按序文公二男長
府使次進士而府使公後官至漢城府判尹謚貞翼
累　贈公吏曹判書貞翼一男議政府左議政謚忠
憲加　贈公議政府左贊成進士公一男墰牧使忠
憲一男周鎮吏曹判書謚忠靖牧使三男謙鎮郡守
有鎮濟鎮忠靖三男長瀓今江華府留守瀰吏曹參
議瀚縣監大司成徐命膺司諫徐命善其外裔之顯
者也崔夫人以壬申九月十日生後公十八年丁丑
十一月十八日卒墓于右岡坐庚之原傳曰欲知其

人觀於其所好所惡公之居三司所深嫉而彈擊者善道嗣基鎬積之徒也所尊尚而力護者先正之論也使人亂政則公爲蓂莢之指邪說醜正則公爲砥柱之捍讜言義色眞足以折奸萌而立士氣嗚呼公於是乎君子矣雖言不見用身隨而作困躓坎迍以沒其齒然天之既定終必勝人彼二三孔壬誅及其身子孫廢絶顧公之後承式蕃以顯世厥令聞福履之盛愈遠而未艾天道之不可誣也如是夫不使敬述先祖書法附識于后尾俾爲善者有所勸而毋怠爲惡者有所懲而弗敢以少補世道焉耳

弘文館副提學金公墓碣銘 并序

上三十有五年己卯起菪泉金公爲弘文館副提學是時 上命世子代理上疏 大朝者有禁公慨然曰今 國家大政令皆出 大朝而章疏只及於東宮雖有闕遺匡正無路此今日之大憂也即具劄與書極言得失其劄曰伏聞日者朝參上下交勉惟去私二字臣病伏中不覺蹶然起曰吾國庶幾乎嗚呼私者公之反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在匹夫猶然其爲害於天下國家可勝言哉傳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盖言王

道迩先於無私也　殿下憂勤三紀一念圖治而百度蠱壞日入於危亂者正坐一私字為之祟耳試其大者而言之瑣瑣膴仕古人所戒而朝著之上太半姻戚之臣中批除授本非美事而緋貂之班率多親擢之類人皆懷覓緣之心僥倖之望而公器褻矣請宮折受濫於　祖宗之定制賜賞之恩下及掖屬之賤流粒粒辛苦之粟出自寒女之帛尋常尾閭於洩群下不惟不思匡正乃或相挺為私各自營營利慾橫流貨賂公行而國用竭矣加以近者章疏路絶雖有懷忠欲陳者無自以入而大小臣工無所顧憚功

令成風承順無節古以善探上旨為小人今以為賢古以犯顏無諱為忠直今以為愚嗚呼世道至此其有不底於危亡者乎先儒曰既知如此是病須知不如此是藥今既覺悟私之為害正宜猛省勇斷不俟終日私意所萌和根拔去內自心身外而政教一循天則使公道大行治法一新豈不盛哉若乃去私之工　聖上方講中庸閑邪存誠之道具在方冊而其要又在慎獨其書曰自古儲君之德必以仁孝溫文稱者誠以仁為天地生物之心孝乃堯舜為治之本而積於中著於外者自有溫潤文明之氣象耳　邸

下一身前有四百年　宗社付托之重後有億萬世
子孫垂裕之艱謂當夙夜戰兢惟恐荒墜而或有宮
掖近習不謹於承奉之節假托　令旨橫肆街市玷
累　睿德不一其端　邸下深居宮中豈能盡知而
廷臣雖有隱憂願忠者亦不敢一陳於前是豈無愛
邸下之心而然哉伏願　明詔有司嚴加禁斷以昭
清明之德奇衺不接於耳目講筵樂聞其規箴操心
制行一出於正則偃草之化自近而遠何患此曹之
不率哉翌朝　書批先下宮屬橫肆者令攸司嚴查
重繩繼降　令旨以尤肆者三人出付秋曹如律勘

斷於是都民懽躍鼓舞如得更生而掖屬帖伏不敢
出一聲三日劄批始下辭旨截嚴以劄頭無　孝昭
殿終制後慰語謂失臣節　命黑山島遠配三司及
太臣救之不能得大夫士相告嗟咨曰文忠有孫都
人爭擁馬首願一見忠臣之面有流涕者久之天旱
刑曹吏李遇芳上言放副學天乃雨會值筵對諸臣
同聲請宥遂　命長城出陸翌年疏決時初　命宥
還而旋仍之甲申正月二十一日夜漏已盡　上忽
下教曰此人終老海邊非此日之意其放之蓋是月
二十二日乃江都陷虜文忠公殉節日也　上心感

焉朝野聳聽以爲盛德事也公捲室歸茗泉盖家居
三年而卒丙戌十一月二十八日也壽六十有七
特命追復職秩賜賻祭如禮以翌年二月葬于青陽
縣南赤梁之原公諱時槩字稺明安東府人始祖宣
平佐麗祖有功爲太師高祖曰右議政諱尚容是爲
文忠公與弟文正公俱以倫綱大節世世廟食曾祖
諱光炫吏曹參判　明亡後不仕以終身祖諱壽民
縣監　贈參判以孝旌閭考諱盛道佐郎　贈參判
妣申氏　贈參議像之女公以　肅宗庚辰生辛丑
選進士乙卯擢增廣文科入史局自檢閱遷待教止

使来當從　上延勑乞解職以避之移說書耻與上
畨中致謹對直投章徑出罷未幾還史局因致謹自
辨又上疏曰致謹曲避逆儒致討之啓其為七賊血
黨明甚泰徵送馬賊迭而詗覺於巡營也因治詗覺
之將校為賊逞憤者致謹也卒也其馬推還於泰徵
歸之賊陣者益寬也還馬賊徵既入逆寬之一案則
致謹之浮逭邦憲亦偉而已尚可與之同僚乎　嚴
旨竄三水改高原明年陞奉教光佐領館事力辭免
其在諫院上累千言請純行王道大明義理未報會
有鞫事以三司入侍　帳殿合辭請壽輝光佐等罷

上怒判府事宋寅明仍曰三司此論皆名爲清議者逼迫而爲之隨其緩緊有自中之賞罰此輩畏之甚於朝廷公抗聲曰大臣非矣朝廷大論當言其是非而已烏敢以億揣之言疑　上聽乎語未竟　上震怒遠命黑山島安置加栫棘是秋蒙　宥越二年敘入館職遷吏書郎又改修撰乃上疏曰今之士大夫風習日渝惟利是徇惟身家是謀殆無一人至誠奉公者　殿下非不下燭惟自治之工亦不能無私故未免假借目前正如朱子所謂我既欲遂吾私則彼亦欲遂其私君臣之間顔情稔熟不得不少容之者

也惟如是故乃以百年無事之國而常有朝夕難保
之憂寧不痛心末又惓惓於招賢納諫言甚慷慨
上亦優容焉遷校理兼春坊由獻納出守安邊府遠
付別兼春秋以翰圈不廣取忤 旨削職未幾陞應
教兼輔德以理山邊地也議擇玉署中差遣而公實
膺是 命踰年解歸叅議兵曹轉承旨湖西道臣李
日躋進瑞麥公請却之曰麥穗兩歧雖見古史未聞
上聞朝廷祥瑞封進皆叔季事豈古名臣獨奏灾異
之意乎遷大司成尋拜忠清道觀察使是時朝廷初
行新法公周詢州縣疾苦覈田徵稅專務便民湖民

賴之歲滿入為大司諫歷諸曹參議出守三和府會
匪人來為兵馬使公恥受其節度力辭得罷叙拜副
提學謝病免及其再授則劉若書並上矣黒山為島
在絶海中蛟鱷所窟水險土惡而公再謫皆此地人
多危之獨夷然若在家遺子書曰　聖上旣待我以
不死矣吾亦自安其命内志旣定外邪自退虫蛇瘴
霧豈獨死人哉識者讀之亦足知其素存矣夫人李
氏學生采朝女後二年卒而祔焉公晩而無子取從
子常行為嗣後又育一男曰方行一女適李敬彬側
室男得行常行男履定三女適趙鎮宅權中執尹致

慎方行二男並幼嗚呼先民有言名義者由君子出名義立而朝廷尊官師遂教化之基肅而市井之心熄徒能言之國家陰賴其扶樹焉故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公故家子惟孝與忠性於天而法於家公又直養而無害恒言好稱名義故語 君德則必欲納之正道而弗避忌諱論時政則必欲塞其利源而不畏彊禦以至流離坎壈嶺海半其生而其卒不死者正賴 聖主憐其忠耳嗚呼若公者其庶幾守身知命之君子歟乃者公之從子哲行以其狀屬余以墓撰嗚呼余老屏筆研久獨於是辭不能固良以不忍

負吾友耳始公之上劄也余詒書曰湖中多士大夫公歸見父老其有辭乎公復書曰歸見父老能有日乎公既黜而余亦貶守嶺北又出關西凡六年而公尚在謫謫解又不一跕折垌遂不復見聞其卒而有詩寫哀矣今叙次立　朝風議之大者銘用其詩詩曰

時憂難了盖棺前白髮渾頭未自憐風雨曉鷄鳴獨苦洞庭寒葉落誰邊清名半是長沙日媿事真無康節年抱淂瑤琴人不見三清流水月孤懸

弘文館校理李君墓碣銘 并序

維 上二十有八年壬申選士于大庭取進士李明㬢爲魁元廷中咸以爲得英材余時主司頗亦自多旣而見其人盖博茂奇偉士也遂薦于都堂曰欲爲
聖朝求論思之臣非李其不可故君居館職最久而能自拔於流俗以直諒聞竟坐是屛逐以死悲夫悲夫君字士晦 宣廟王子仁興君四世孫也曾祖朗原君偘 肅宗中建言 魯山君正妃子宜稱大君不當降同王子稱君 肅宗義而從之亡何而 魯山君復位識者謂公言爲之兆也祖諱混全城君考諱樔益寧君妣郡夫人趙氏安氏君安出也君幼時

讀書聲滿四隣在童丱中氣常蓋一隊旣長用詞賦有聲庠序間 上嘗問諸宗子能文者誰也有以君對者及其登第 上喜形于色例付成均典籍轉兵部郎 世子文學出爲兵馬評事監市北邊商胡聚觀君容儀相顧驚畏之時朝家初禁文緞令未布北關而邊民有犯者罪至死君曰此何異不教而殺者耶馳驛請貸死 上特從之拜司諫院正言會 上怒臺臣之忤 旨者仍 命逆恒復爵廟堂三司無敢言者君甫還自北露章力爭之坐配嶺外有救者得寢然士論倚之爲養得江東縣監踰年遭承重艱

制終入弘文館爲校理知製 敎差湖西京試官事竣有 命仍留檢田而以母疾徑歸坐謫公山居數月 上憐其母老特宥之敘司諫院獻納遷校理侍講說起曰治道不多言顧 殿下祛私心喜怒以節君體氣高亮語訥樸 上顧笑謂臣曰李某爲人質直蓋嘉之也 上試武士後苑賞賚過制君盛言恩竭則慢況今猶事告歉政當恤經用廣貯畜而一日之費幾罄府庫竊爲國計憂之又論遊翫笑謔失儀者并詆大臣 上不懌特遞君爲訓局從事官然擬寢焉庚辰遭母憂服闋以館職陞司憲府掌令太僕

正侍 上覆試武擧有冒入者覺 上欲令仍射君
獨強爭不已罷叙還校理兼教授者再南學西學始
君釋褐 上見其竦立班行顧左右曰此人淂無起
事及是君之立朝久 上益察其忠實乃面諭曰始
疑女多氣乃今知其謹愼有欲言無隱也君愈感激
自勵時有 御寶僞造者再犯再宥君極言其不可
又請罷不爭執諸臺大臣曰儒臣不當以小事請罷
言官雖大臣亦然重臺閣也君退上疏曰朝廷置三
司相糾正大臣之所不淂於臺閣者儒臣敢為之可
也況今所論大辟也何淂為小事末又爭罪人必殺

無赦　上知其得體而卒不聽尋以修撰按廉海美
歸奏縣監具世溫不法狀配遠地　上曰李明焌一
聲臺吏踰墻而走此真雄御史矣甲申三月十九日
明天子殉社日也將　躬享以是日不可用樂退卜
於翌日君上言　皇壇之享必以是日我國之大義
也與其用樂而退卜於翌日曷若去樂而行禮於是
日雖或有殺於九成之節庶幾自盡於掃地之義
上詢于廟堂議者多是君言然以已經肄儀寢不行
上乃語君曰毋以言之不行遂默不言也俄以館直
空同八學士竄甲山府未幾宥還校理請寢徐浩修

賜第趙載敏還牒 上只允趙事揚州有盜劫殺婦
女 上命君往覈將行奏曰憲臣閔弘烈論斥銓官
之不用儒賢矣銓官赴政自若不用儒賢如故輕臺
閣蔑公議甚矣請罷之 上始允之旋入大臣言收
其命而反施於君君趍出 上怒未已又 命刊
名璿牒君惶恐出伏東郊會病疽篤 上聞命復
錄璿牒竟以十一月四日卒壽四十有七翌朝
上語筵中曰夜夢李某若拜辭而去者是何兆也以
卒聞 上惻然久之特敘別賻用明年乙酉正月某
甲葬于揚州柴赴里金谷之原君再娶南陽洪氏郡

守啓欽女完山崔氏士人昌柱女趙學温金星爀妻洪出素青金履溥妻崔出素娶僉正鄭樸女青娶牧使任邁女内外孫五人皆幼君好慕古人竒節言議磊磊動人少觀書拔劍斬倚几擲之地曰使我欲卧者汝也識者知其有志也為人矜嚴有心力為公車業必以百篇為準人笑其勞苦君曰吾生於公族休戚與 國家同之然非一第何以事君此所以不敢惰也及登 朝輒以先輩事業自期許信心孤行每朝會公卿在前而正笏殿陛之上諤諤以諍者必君也 上亦憐其忠直然惡於權貴多矣竟拓落以殁

君子悲之君為文奇崛有友曰吳生坐直言放死三江君為騷以招其魂沉鬱悲壯有楚人之聲云銘曰

潛其藏兮孔洋洋赫陛皇兮寥　君王卬友將兮鬈以長廣招兮四荒淚浪浪

學生金君墓碣銘 并序

相國健菴公以其子楚材狀屬余銘其墓曰吾子之才而無命亦子之所哀也請有以識之嗚呼余固甚才是子也而其才之也匪直為文辭已也為其嘐嘐爾有千古人之志也為其恂恂爾有長者家風焉耳於其死余哭諸士讜父之室居然出涕盖夫子惡夫

溺之無從也於是乎不可辭君字汝用光山之金自
麗代大顯入 國朝世厥名德先正文元公諱長生
君遠祖也 贈議政忠正公諱益兼光城府院君文
忠公諱萬基大學士文淸公諱鎭圭高曾暨大父也
母南陽洪氏縣令禹集女以今 上乙卯生君爲兒
況雋寡言笑目深而視瑩類文淸公少長好讀書自
先秦古文以及詩騷諸作家口誦而神融發而爲文
詞窮深抉奇不得不措也又喜遊山水往往遇淸流
秀石獨欣然樂而忘返其視世間榮利芬華皆無足
以易其好也君雖高曠其尚乎事親謹欲其善無窮

也嘗隨公海藩見座傍有妓請問曰大人受一路重寄靡遑暇逸彼列爭前者毋或害于政乎公喜亟屏之後値公生朝君引陳世倫獻圖古事述歌詩一章勸公退休公欣然曰是吾志也又嘗赴試圍遇公宿藁君則曰以父兄文字與衆爭勝負不可遂自製之淂高等公聞之喜其志之不苟甚於淂科也君素有清羸疾丙子秋乃畢喟然獨語曰千峯白雲萬壑流水其八月其甲竟卒九月葬于廣州速達里負艮之原娶延安李氏判書益輔女無子取族子斗恭爲嗣所著有曰默齋稿者若干篇附刊于從叔竹軒集中

行于世嗚呼余觀於士衆矣何有志者鮮也若君者生於卿相之家以古人爲友長乎梁膏而惟詩書是嗜充其志歟汙不以一藝名者也天之不與其年命也夫天之不與其年命也夫銘曰

槃兮其來翳如其識雖不千仞一毛亦祥矣詩不多維以永傷

知中樞府事金公墓碣銘 并序

公諱鎮東字震卿金氏之系曰新羅王子興光知國將亡逃隱于光山子孫仍籍焉世厥名顯終高麗之季 國初有曰問弱冠爲翰林以卒其妻許氏年十

七父母欲嫁之許氏貞其兜走依夫之族于連山金
氏之間人達官至令累百年不絶者皆祖許氏所貞
者兜鐵山鐵山四子其長曰左議政國光事 五朝
有大功四世而至大司憲繼輝以經濟才著 宣祖
時是生文元公諱長生師事李文成公遂得其傳配
食夫子於公爲高祖曾祖諱欒吏曹參判祖諱益炅
大司憲考諱萬栽府使 贈判書妣韓氏 贈承旨
泰愈女也公少孤遂不赴擧 景宗辛丑用先蔭爲
思陵叅奉不樂去晝室居海濱者四年而爲令 上
元年李文簡公宜顯判吏部求士於能潔己者得公

而喜拜　永禧殿參奉轉繕工監副奉事謝病去又
七八年而用　肅宗御真都監勞當陞叙而有不悦
於公者格不用久之他吏部来益賢公白　上授繕
工監監役官歷歸厚署别提義禁府都事將試于外
使人問所欲公曰姊老寧薄毋遠也出監陽智縣歲
滿而歸民歌思之如父毋觀察使書其考曰滕薛之
邑獨行仁政一時傳誦之後六年由金吾郎遷軍資
監判官察訪利仁道於是公年七十二相度爲　世
子說書淂推恩加通政自是九年之中凡四進資至
資憲大夫而敦寧府都正同知敦寧府事知中樞府

事其先後踐歷也和澤以弘文修撰乞解官歸養
上嘉之許其歸加　賜公米帛而純澤爲安山守肇
公之郡觴宴諸耆老以榮之其明年以　聖壽七十
加恩進正憲又訦養和澤谷山府以乙酉八月十三
日卒于府舍春秋八十有三十月葬水原長枝川之
原公貌厚而氣仁言訒而行恭觀於外而其中形焉
常自悲事父母弗卒也致其禮於事亡而不敢以其
老也盡其愛於一姊而不知爲二身也與人忠慤退
然如不乏者然徐考其私斤斤倫敎之內以身爲親
度故子弟興焉鄉黨信之蓋其自幼服習不離先人

訓典而又純篤以守之之死不懈曾子曰而今而後
吾知免夫公於是乎能終矣夫人宋氏僉知中樞府
事相曾之女舉四男四女瑞澤亨澤先公歿純澤郡
守和澤叅議士人黃樸縣監李復圭進士尹憲東士
人李璦其婿也瑞澤子相度正言亦蚤卒今之尸公
祀者相度子斗春銘曰
一孝為質百行皆順所以聖人欲從先進老而不衰
者志貴而愈卑者身克終如始是曰無忝于先人

同知中樞府事 贈吏曹叅判金公墓碣銘幷
序

公諱履健字剛伯旣老自號曰磵翁安東之金故大姓而自文忠公仙源先生又以忠孝世其家三韓之族莫與京焉曾大父諱盛遇進士 贈參判大父諱時傑湖南觀察使考諱令行郡守 贈參判妣海州吳氏忠貞公斗寅之女公以 肅宗丁丑生生之日觀察公夢白岳之神降于堂遂命小字曰霽岳及長以質直好氣義見愛於長者趙忠翼公嘗以人蔘遺之出見一人號哭于道問之其父疾革醫言得蔘尚可活然蔘不可得故哭耳公以全封與之亦不問爲誰也辛丑登上庠始授 寧陵參奉移童蒙教官義

禁府都事主簿者二廣興敦寧僉正者一副正者一
司宰繕工庶尹漢城者三間補宣惠郎縣監者一陰
竹郡守者四金浦沔川淳昌清道用清道治最陞通
政陞清州牧使秩滿歸松湖田舍年已六十九矣是
時　上受群臣爵侍臣父年七十者皆　賜宴而公
以　特命賜宴異恩也翌年用應淳恩例進嘉善特
付同知中樞使之來謝　召見勞問及應淳鮮嶺藩
屢以官被召而輒以親老辭　上乃曰第令鄉父知
予意必亟來也公惶恐至京留五月復還謂應淳曰
上欲一用汝汝何以當之宜積誠辭遜以難進易退

為自效地也居無何遇疾卒辛卯七月其甲也壽七
十有五在殯　贈吏曹參判其九月葬洪州朝暉谷
之原葬祭皆官致其需　上命也公儀觀厖厚氣度
冲夷事父母盡其愛欲其善無窮也處兄弟一於和
惟恐失其懽心養寡姑于家終其身姑忘其無子也
教子孫以身為度左右書籍外服用之稍華靡者去
之不留與人言直而能遜清濁無所失故雖世之工
於毀人者無能以惡聲加焉然視其居官侃侃有法
守其在圻縣嶺郡民田有為宮家所奪累訟不得伸
公一言辨其曲直逐宮差卒以田還民人皆為公懼

然不為動在清州值夏旱凡入于官者毫芒不以私自辦租麥累千斛記識之及秋大饑按簿而賙哺之民得無流殍公之力也觀察使將修啓問所備穀幾何公曰此守令職耳敢徼賞乎屢問卒不對吏民益愛之夫人楊州趙氏敦寧府都正泰果女達識知度有君子之風擧三男其長隱居以養老曰養淳其仲立身以顯親曰應淳其季曰命淳縣監孫晦根復根縣令進士宋益凞士人李克潤趙學閔妻長房出晚根生員錫根士人李晚祥申在殷妻仲房出得根春根最根季房出幼者不書公好為山水遊又喜為詩

獨不喜飲酒然公有詩余未嘗不和余有酒公不能不醉也當其得意時儀巾縷帶色笑陽陽曠然無滯芥然語或及得失長短輒垂頭若聽焉嗟夫斯可以知其所存矣銘曰

爵有膴於公矣或嗇于齒齒有尊於公矣或艱于子子有多於公矣亦鮮克顯父母人或一二公具有之靡善弗福矣銘于石

墓表

定山縣監　贈司憲府執義黃公墓表

公諱爾徵字夢瑞長水縣人高大父大司馬廷彧用

文章大顯 昭敬王時已而惡權貴人擯于外以卒
曾大父赫承政院右承旨 贈議政府左贊成大父
坤厚父裳 贈司憲府持平當廢王光海君時李爾
瞻用事妬害諸名節士而贊成素剛直有聲當世爾
瞻益忌之使人告王孫泰慶謀不軌而赫實挾之爲
亂贊成遂與持平俱被收拷掠同日死獄中於是公
生僅四年以幼故免而公母張氏用悲憂卒其舅文
忠公維憐而育於家公旣長益清雋有祖風文忠公
益悲憐之益授以書當其時文忠公坐持平獄屏處
十二年而公日侍左右事之如其父時獨念父祖死

時竊悲吟流涕文忠公賓客見者莫不哀之旣而光
海君遷　太后西宮昏虐日甚文忠公與諸舊臣迎
立　憲文王而黜光海君遂族爾瞻之家公時尚小
雖不能手兵以揕仇人然得文忠公而復其讎國人
快之以為猶手刃之也公年十六上書訟大司馬寃
而大臣尹公昉申公欽亦為之言竟得伸理以廕補
禧陵叅奉公感激即起以仕然非其志也轉典設司
別檢通禮院引儀由漢城府叅軍出監定山縣一日
謝病去遂不復起公娶司憲府監察李徽女生三子
長暉仕至司僕寺主簿次晠　贈吏曹叅議次畯女

子三人皆嫁士族主簿三子處仁處義處信處信出
子參議仕至户曹正郎曾孫四人其顯者曰觀察使
璿玄孫幾人公内行甚飭事宗族長者謹訓子弟以
禮諸子若婦晨夕進見爾如也不敢有怠色長子婦
尹氏嘗乳其子公命之名立唯而起不知其子之墜
于地也其家法如此以 崇禎庚寅三月某日卒葬
于交河之金蠅里壽四十有二公卒之七十九年為
今 上四年觀察以嶺南節討李熊輔禽獻京師一
夕而卒 上閔其忠勞 贈爵至一品官其子顯源
黄氏世家也大司馬父子俱賢大夫而俱以奇禍終

公以孤童得逭于難而託於師旣自立矣而不克顯以夭觀察貞亮有文武材而卒遘亂以死不大其用嗚呼黃氏之門其難爲賢也雖然天之道積而後發今其存者往往敦行而辨文將於是乎在謹表

僉知中樞府事南公墓表

公諱龍成字汝五南氏之籍於宜寧者皆出高麗樞密院直副使君甫而後世多聞人曾大父諱復始茂朱縣監 贈戶曹判書寔余之六世祖也大父諱錫慶山縣令皇考諱得箕尚衣院僉正始僉正公無適子貳室李氏生公僉正公曰成也賢可尸吾祀故不

立子公蚤喪父母居扶餘四十年湖之人士咸稱其孝有父母者皆欲以公之事親者事親余問於湖人曰公之父母亡已久若何而知其孝湖人曰吾未見其事生也然以其善事亡也而知其能事生也其謁于廟也吾見其怵惕不能出如將有覿也其祭也為孺子哭若有冤也其居去先人墓五百里春秋有事非疾病未嘗攝焉飲食得先人之嗜則不忍食語及先人必見其泫然也余曰善哉人之幼也孰不愛父母及壯而衰父母之亡也孰不哀而及久而衰若南公者八十而慕可不謂孝乎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

歸厚矣若南公者可謂能追遠矣旣而湖中進士閔頎洙鄭彥忠等列公行誼數十事將聞於觀察使以表其閭公聞之驚曰惡有以孝表其閭而敢自安者是逐我也使人追諸道力止之乃已公爲人易直遇事必求其安於心者而行之不獲於心雖利不爲故雖不讀書其行事鮮有不合於義者見人之善躍躍喜動於色立欲效其爲者見不善諄諄誨之無倦色湖中大饑鄉人相與謀曰使南公饑而死人將謂吾鄉無人乎各出穀以贍之其見重於鄉黨如此公以年例授通政大夫宰相聞其賢即除僉知中樞府事

至京而拜歸而卒享年八十四葬于所居可逑里某坐之原娶全州李氏僉使正蕃女生二女嫁申游池大益繼娶平山申氏僉正拱華女生一男履重二女嫁李命彥李德根履重娶府使李孝源女生一男漢昭始余與公宿於楊州之墓廬公為余泣曰吾老即死願藉君之力歸瘗先人之乏死且不朽余不言而心諾之矣今公已葬而余貧無力不克成公之志嗚呼可哀也已其卒之三年丙辰履重來請文以表公墓

亡子公輔墓表

廣州南二十里石馬之鄉栗里之原有向酉而墓崇可四尺者故進士宜寧南公輔之藏也公輔字岳老其父有容母俞氏俞氏八子亡其七其死也獨公輔年十一父悲憐之故弛寘不羈然顧馴謹自持長而益修厲力為善以事父父居三司七年數得罪去不戚于色曰是烏足病吾父哉間又起而顯矣則曰是烏足榮吾父哉為買屋臺丘之上寘書數千卷階庭列樹花竹客至輒具酒曰吾父樂此也又治一小室其旁早夜游居其中讀書之聲相聞而曰此吾樂也父有善躍躍若有獲也有過獨皇皇若有憂也父覺

於其色而自改之者多於諫而止也痛母之不養也
則致愛於其後母憂悲愉樂不以已皆以母而已於
是家人咸歸其仁而父不復治家事一以委之家故
貧僕婢有飢色而親上如父母親戚之以窮來者安
之如家患難而有求焉者不見其有惰色鄉黨父兄
翕然稱之私戢其子弟必以南氏子者公輔狀貌短
小而醲然有精氣心有尺度遇事不亂悟解獨出人
先其有得失與同衆置不能一者輒一言折其中衆
莫不稱善性不喜飲酒飲少輒醉醉輒爲詩其詩質
以清好自言其志然不常爲之與人爲樂而已年二

十七成進士其明年死朋友之哭之者皆出涕又相弔盡哀而去嗚呼仁人天之所助也孝子父母之所愛也然予之仁者不予之年以其所愛而反以哀其父母在天為傷成物之仁彼愚夫愚婦之仰而呼號者亦烏以釋其冤也或者天憎疾其父之惡奪其孝子而毒之乎又曷若於其身而顧於無辜焉恣其威哉滋可惑而可哀也已既而其朋友列其遺事俾其父識于墓石且紀其世次始卒曰宜寧氏發於密直四世而為忠景公由忠景十有一世而為文憲公於公輔高祖也曾祖諱正重嶺南觀察使 贈吏曹參

判祖諱漢紀同知敦寧府事大宗伯俞公命弘其外
祖也生於　景宗辛丑八月一日死以今　上戊辰
閏七月九日葬以是年九月三日妻安氏有腹子子
旣生悲哀絶食遂死祔于其左子今五歲一女八歲

司諫院司諫韓公墓表

公諱永徽字愼甫淸州人也韓氏自高麗太尉蘭歷
平簡公公義安襄公終孫皆大顯考諱斗愈豐德府
使妣李氏司憲府執義杭之女也公以　肅宗丁卯
擧進士乙亥擢泮製第一以　殿試甲科初授漢城
府叅軍坐事罷尋敘爲注書轉掌樂院直長例陞成

均館典籍移兵曹佐郎遷司憲府持平劾吳道一掌
試行私請罷其榜由是大忤時人出補全羅都事因
事罷以軍銜差宣惠郎廳叙拜持平乞養為全州判
官為政尚嚴有奸民構變於府中欲逐公會丁母憂
去制終入臺閣頗有論列持平趙泰億追論公所遭
奸民之變事關倫理而不亟解歸為無恥竟坐是謫
水原越四年始赦還久之未叙宰相李公濡趙公泰
采李公晩成迭訟公寃狀始叙拜司憲府掌令辭遞
歷軍資監正 世子侍講院弼善司諫院正言出為
成川府使丙申由成均館司成遷司僕寺正差冬至

書狀官以疾不赴拜司諫院司諫以是年十月二十一日卒壽五十六葬于水原某里丑坐之原元配張氏祔其左公性豪重然諾好氣義不事細行曲謹然不能容人之過雖杯酒之間必正色以折之故於人少見愛少時游庠學伉直無依違卒以是見推於人然亦忌嫉者衆坎坷以終張氏郡守善淹女有賢行無子一女適俞宇基文科府使繼室金氏士人相器女亦無子取從兄子述昌為後側室男曰克昌

雷淵集卷之二十三

霅淵集卷之二十四目錄

墓表

行狀

墓表

戶曹參判金公墓表

故侍郎金公卒旣葬而嗣子侍直君卒既三年而嗣孫鍾厚以公弟相國清沙公狀請所以表公墓者嗚呼公之賢在狀固不以余言為重獨念余游公父子間自少及老受知也甚厚今鍾厚之請猶吾亡友之請也其忍辭諸公諱希魯字聖得清風府人考諱構議政府右議政謚忠憲妣全州李氏從封貞敬夫人公始以進士受仕歷郎諸省曹其為戶曹者三一以

誠長者處官而事皆辦用是常見禮於官長出監聞
慶縣爲政務利民而不爲德久之民乃大悅 景宗
初爲江華府經歷數月不樂去居無何誣獄作國爲
之虛公雖以郎吏進素負公輔望淸沙公自 肅宗
時任遇特重皆兇黨所深忌乃誣以失志怨國竄之
極邊公得渭原淸沙公得理山尋有以母老言者得
量移今 上初赦還除工曹郎丁大夫人憂去服除
復入工曹出順興府使皆不拜拜 世子司禦旋去
爲繕工監副正又不就時亂逆甫平 上頗思用舊
臣而掌銓注者往往取士大夫有時望者以希合

上旨及公屢官不起　上乃曰蔭官亦為黨耶下吏
問尋帶職出然益不樂仕官自是丞除綾州星州尚
州牧使一歲中凡三遷而三辭之久之由軍資監正
拜延安府使用治最進階通政大夫判掌隷院事參
議刑曹有犯者一用法繩之毋得以賄贖吏失其操
縱曹中為清尋出尹慶州府不赴時　上為洛川君
議婚于公家公辭以先與人約　上怒下吏趣使應
命公守其初不變遂責奪公官爵而事得已踰年叙
拜楊州牧使未幾解歸復自工曹參議遷朔寧郡守
則拜自朔寧陞關東觀察使則力辭免識者多其識

去就 上之入耆社也公年七十有二矣推恩進秩
嘉善大夫歷五衛副摠管同知敦寧義禁府事工曹
戶曹叅判自是養閒西樞者又六年而公年爲八十
進資嘉義其明年卒實癸酉八月四日也葬于廣州
梧琴里坐乙之原以貞夫人龍仁李氏祔夫人忠正
公世白之女知禮義薄富貴公甚重之侍直君名致
萬有高行早棄公車業家居養老父卒隨以亡士林
悲之君有二男鍾厚前任 世子洗馬鍾秀生員二
女適縣監洪益弼進士韓用和側室男曰致謹公事
忠憲公子職甚修事毋妻不敢有私財寡姊亡而育

其女如其父母在於是親戚窮者翕然歸其仁而公受之不倦恤恤焉如治己事然視其家甑石蕭然也視其居郡邑毫芒無所私焉公好風儀善談論與人和易望之可知為長德君子然其飭身立操必以義為貴雖值艱屯而不失其所守至臨事出慮材通而識遠常兼數人之器自當世公卿大人數廊廟材必首擧公而咸惜其不與同升焉既老閒居教諸孫鍾厚鍾秀皆敦行而文彬彬世其風是亦可書也已

司憲府掌令夙夜齋閔公墓表

公閔氏諱翼洙字士衛驪興人文貞公諱維重之孫

忠文公諱鎮厚之冢子也閔氏以禮法世其家公自在幼少言動不離訓典居家子職甚修出而處群輩嶷嶷有大人風始以進士爲　世子洗馬以父憂去未幾見賊臣擅國捲室歸驪江與弟祭酒公力田以養母今　上初稍進用舊臣而仲父文忠公起謫中爲相士大夫想望新政而彌綸贊成公與有力焉又拜洗馬陞侍直用大臣薦調宗簿寺主簿歷戶曹佐郎出海州判官居無何群小復用事公即解印去踰年而賊兵起公奉大夫人入堤川除戶曹正郎遭亂已除翊衛司翊衛不仕時朝廷主蕩平掌銓選者以

公有當世望輒首先收錄欲以取信於　上刻[氵匡]無
虛歲内而翊衛司司禦司導寺僉正宣惠廳郎廳外
而清道郡守文義縣令坡州光州牧使皆不拜而李
光佐爲首相薦公材堪樞筦方岳遂　命别加調用
擢軍資監正又除光州皆不起尋擧遺逸除司憲府
持平不就出醴泉郡守不赴陞司憲府掌令旋遞於
是當路知公終不可屈娟嫉之益甚及金遠材獄起
則左相宋寅明等欲仍以中公亟請逮問　上曰此
人何可令入此地耶竟不從然猶削職尋　命還牒
叙用丁祖母豐昌府夫人憂以翌年壬戌十一月遇

疾卒于墓廬壽五十有三配淑人南氏觀察使　贈
吏曹叅判諱正重女是余姑母貞順有婦則事公至
老無惰容擧一男百奝郡守三女適縣監韓後裕注
書尹一復洪趾海公律身以禮制事以義言足以範
俗才足以濟物而遭時艱迍知道之不行則獨於行
藏顯晦之際兢兢自持以明義理正倫綱爲己任而
其學專用力於克祛己私及其成德則孟子所稱大
丈夫者殆無以過之盖自辛壬禍作心痛　儲君之
受誣恨不得刳腹一明之至乙巳初士類復進而朝
議欲先復大臣爵雪冤獄公聞之歎曰今日之事當

以辨　君諡為先然必先明　先王之有疾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建儲之義至公且正則　君諡不待辨而自辨矣　君諡辨則大臣諸臣之寃不期伸而自伸矣若如議者之言　君諡為後而輕重失序矣文忠公聞而亟可之後上劄論事皆取公說國人誦之戊申以後公益為之憂憤曰今之臣子苟安祿位君諡之謂何而恝然無哀痛意外假蕩平欺蔽上下以士為名者爲可與此曹比肩而事君乎為今之道凡立于朝者一以辨　君諡為事極言竭忠前者死後者繼不然毀冕入山自明其志以此二者為出處

大義雖曰空言無補百世之下庶幾知吾　君之有
臣矣盖數十年持一説不易及居臺職將上疏痛陳
之冀幸　明主之一悟兼暴廢舉不仕之義而旋去
官不果竟邑邑以終嗚呼公以拄石故家飭行立言
其為世輕重翕然有郭有道之風此當世所深忌始
則徽引之欲以污公終則顯擠之欲以殺公其危亦
甚矣公則一而已矣於是士大夫益信其賢而悲其
窮然余則謂於此益可見天之愛護人類其意至惻
怛也夫世道之與氣數推嬗者天亦無容力焉於此
之時而必有賢人君子窮而在下使向善者有所矜

式而勸焉爲惡者有所畏忌而沮焉公雖不試於世
聞風而覬德者皆知敬而畏之有言議必曰某公以
爲可乎否乎十數年中士風日壞而猶知名義之可
畏而不敢肆者是誰之力歟此天所以命公而公所
以受之天者也公墓于揚州棲霞里貝辛之原郡守
君以祭酒公所爲狀請余識其石嗚呼余少公八歲
而自爲童兜知慕其賢事之如師有可以發揮潛德
者固不敢辭然公之家行官閥世所共稱者不具書
特著其出處大節有補於民彝世教者以詔于後云
兪

司圃署別檢　贈吏曹參判尹公墓表

公諱夏明字大卿海平之尹號大家文靖公諱斗壽文翼公諱昉仍父子位上相文翼子曰海嵩尉文穆公諱新之是爲公曾祖公之生逮文穆公時以至稍長大讀書自孝經論語皆文穆公口授自是詞學大進嘗問詩於西浦金公金公亟許以可與言詩屢發大小解壬戌中進士遊太學能斷大論風議伏諸生余曾祖文憲公嘗於稠人中得公而目之曰氷玉人也及判吏部首擧爲司圃署別檢未幾　仁顯后遜位百官庭爭半日而罷公憤曰尚可與此曹立於朝

乎即棄官去不顧翌年庚午丁父憂日夜居殯室中
號擗絶粥饘踰月而卒壽四十六大父諱坵吏曹正
郎考諱世休司憲府監察妣淵人李氏郡守叔鎮之
女監察公貞疾在寢公不解衣以養凡可以悅其心
者不敢有餘力有醫挾其術傲客名難屈公每晨輒
往坐外廳候其起憂悴發於色如是十餘日不懈益
恭醫乃語人曰使爲人子者皆如尹公金石亦可動
立起往視疾嘗劑藥名山中有虎據汲道伺人水不
可取公爲文祭告山靈後遂無虎恐公爲人深於義
見君子戹于群小名公罹世禍者輒爲訟其誣急其

難不爲禍福撓其視俯仰顧瞻者若浼焉與人交終
身不貳其有死喪憂患赴之若不及用是見重於當
世長者及卒士友来弔無不失聲哭者配李氏參判
翊漢女　德興大院君五世孫也甚有婦道舉二男
長淂華以耆秩同知敦寧府事　贈公吏曹參判次
淂說未室而夭五女適進士金道泳奉事李明謙士
人李宜熄趙鴻緒權寔同敦寧二子曰昌東郡守曰
萬東昌東子翊烈生員萬東子靖烈外孫顯者曰判
書金聖應餘不具錄公之葬在積城先塋下坐亥原
郡守君將刻石以表其原屬不佞爲文遂摭其一二

事行俾後人考焉

司憲府持平松巖李公墓表

余少聞鏡城有篤行君子曰李公倡道北方北方之士翕然師尊之四方之客道關北者莫不嚮風慕義以不識其面為愧竊意公生於幽朔弓馬之鄉能自奮於詩書之學非有地勢交游之可藉而為聲而賢聞達於遠邇豈所謂豪傑之士不待人而興不隨俗而化者歟獨恨居相遠無以一見其人則遇鐵嶺以北人必先問李先生安否如是者十餘年而公卒又二十年而公子浣以徵士金公伯春狀介于余請表

其墓嗟夫余與公無一日之遊而有平生之慕今於不朽之託不可以辭公諱載亨字嘉會全州人我恭靖王有別子曰德泉君厚生其自出也數世而至世良始遷鏡城子孫遂居焉曾大父尚孝武舉尚孝二子晟還晟生應瑞還生應徵應瑞娶許氏女以顯宗乙巳生公而應徵妻朴孺人取以子之農巖金文簡公評事北道公弱冠往求學文簡為言為學之序公益自奮博觀群聖賢之書俯讀仰思心體而躬踐之久而至於熟則其知愈真其行皆實蓋有不言而信於人者矣大臣舉公經行始除南部參奉又拜

内侍教官　世子翊衛司副率今　上三年有　旨徵不起未幾陞拜掌樂院主簿當是時公之賢日聞於京師　上必欲致之以聳動北方士御史之之北若常面諭令敦遣又勅監司朴文秀身往勸駕文秀至不見公則馳奏曰李某負重名而好黨論崇奬之恐壞一方人聞者大駭公怡然曰吾歎天多矣人之謗我何恠焉初金公濟謙以忠獻公子及禍於富寧人皆怵慄毋敢窺其里者公獨躬自吊祭施施而去子弟門生隨而泣涕若無見也評事李明誼聞之對衆咆喝客有為公危之者詭言無是公聞之亟責其

人令復往以實語於是公始見嫉於兇黨矣李光佐之為此伯頗尊禮公還朝書問不絶及湖嶺賊起多光佐薦拔人公乃移書責之勸令引罪自劾光佐大恚遂與之絶又光佐族子有以按覈至此者公語閒大觸光佐其人色怒而去文秀之誣公其畜怒蓋久非一日發也然 上猶不舍公庚申 特授司憲府持平促上道竟辭不就以辛酉正月遇疾卒壽七十有七疾既革地主送酒扶坐正衣冠嘗已復臥恬然而逝自殯及葬士奔走相吊哭列邑校院專使致賻祭者傾一道里民相告語曰雖不衣食我公實我父

毋輟耕赴鞫以後爲耻公先配朴氏　贈叅判希文女繼配吳氏副司勇尚英女皆有婦道佐公爲善凡有四男一女涵　昌陵叅奉湛家鳴朴淵人出浣德陵叅奉黄精參妻吳淵人出孫男彙杞等並若干人所著有松巖集性命圖説行于世公有至性而學以充之其爲孝自養生至事亡自盡其心而已然嚴於禮自幼至老白首兢兢焉無一日敢懈也平居氣肅而言忠教成於家而信於鄉里至今悖子改行去婦復還賈豎之瞻讋者爲平其直盖其學專於自修故其用敏於化民向使一出於世展布所學於以格君

正俗豈曰少補而老死蓬蓽終於一邦之善士嗚呼
惜哉

曾祖考吏曹判書 贈謚文憲公府君墓表

公諱龍翼字雲卿號壺谷南氏出宜寧世有名德具
著先志中考諱得朋府使 贈左賛成妣申氏處士
復一之女公以 崇禎元年戊辰生十九選進士二
十一擢 庭試以注書及事 仁祖以說書侍 孝
宗于東宮 孝宗初與李公端相申公最同被薦翰
林趙嗣基惡其黨不與沮其薦不用在臺省數言事
犯 上怒然 上心嘉之嘗曰有臣如此予何憂其

在館職　上將閱武江上以　世子從公諫曰　殿
下久勞于外習於馳馬殊不欲端拱九重臣恐盤游
畋獵以是爲漸也且世子職問寢講學而已烏可導
之以軍旅之事哉　上甚怒然不之罪也尋奉使日
本還至馬島島主持江戶狀令使臣拜闕白頤堂公
引義拒之藏船就館爲久住計島主使人圍守絶不
與飮食十日知不可屈乃許還未復　命賜暇讀書
湖堂丙申擢重試第一陞通政階參議諸曹爲養乞
郡得楊州　顯宗初即位屢拜承旨　上有小過輒
爭至一日三啓而猶不止　上始雖怒終必寢其

命辛丑進秩嘉善大夫歷諸曹參判大司諫大司成
漢城左右尹兼金吾籌司堂上間奉使燕京出觀察
嶺南京畿辛亥　特授刑曹判書進階資憲兼弘文
館提學同知春秋改大司憲甲寅丁申夫人憂時
慈殿久疾新瘳而錄侍藥勞以公前提擧內局也加
正憲階制除而爲　肅宗二年自知中樞出爲開城
府留守先是　顯宗中尹善道力詆二宋先生禮論
被譴而趙絅疏救之語悖甚公爲都承旨請治絅熒
惑之罪　上悟絅言得不售後值疏決同春宋先生
請放善道公進曰先正臣李珥請放許篈而　宣廟

不許此可為今日法也善道遂不得放而其黨嫉公
欲中之至是其黨方用事則以蜚語劾去公及判京
兆又以微事螫公至奪告身辛酉 仁敬后薨而公
甫去賛成公憂以 殯殿敦匠勞進階崇政未幾上
之安后追謚以題 主官加崇祿由禮書判書遷右
叅賛兼判義禁府藝文館提學癸亥 明聖太后薨
而以敦匠勞加輔國兼宗伯會歲饑李相國端夏請
減 太廟牲公議言荒歲裁減亦有輕重不當先殺
太廟祀典自 上躬先大布以及公卿大夫士庶人
無絲毫僭踰之習而歲猶大侵則 太廟減牲始可

議也事遂寢丁卯拜兩館大提學知成均 經筵事以疾辭遣太醫齎 御藥視疾旋拜吏曹判書己巳後宮張氏生 王子 上召群臣議建 元子號且曰敢有異議者納官退去可也公對曰 內殿春秋鼎盛 王子生甫數月茲事何汲汲為臣則有退而已 上更詢公對如前被 旨特推於是兇黨失志者嗾柳緯漢上書語特危悟 上命配絶島 下旨慰諭公公承 召製進定號教文因乞免不許會北勑至公以禮判金德遠差儐使 上遽怒以公代之在途封䟽解吏判於是尤菴宋先生自鄉上䟽曰竊

閹逆臣進定蹄太早之說盖有先事周詳之慮也今
聖明雖痛塈讒人安知不有繼此而求逞者乎疏入
而時論益洶洶公首被罪削黜田里未幾宄黨入據
朝著而　仁顯后遜位矣冬有雷異閔黯等使承旨
李雲徵應　旨專攻公逆對且言教文中夢蘭語引
喻猥褻大司諫李湜等繼請遠竄閱二歲而　上不
從又使嶺人李玄逸因　經筵力爭玄逸者盜儒名
爲祭酒新名至故黯等引之以爲重也　上始允之
遂配明川其明年壬申二月屬疾卒壽六十有五以
四月返葬于贊成公兆次負艮之原至甲戌　上大

悔悟 仁顯后復位兇黨悉行誅竄而首復公官爵遣官 賜祭相臣因訟公冤曰向時人以夢蘭語為南某罪案然唐韓愈製惠康公主輓故相臣李荇撰章敬王后哀冊用此二字憸壬豈不知此特抉摘以蔽 聖聰耳 上曰予已知之矣罪在誣者於其何傷至今 上元年乙巳 賜謚文憲公器度端凝神彩精明語訥而行敏雖早貴常肫肫謙下若無能及臨事當為毅然有不可奪者十四赴鄉解考官朴文孝公奇公狀貌使吏抱以來公辭不往徙坐以避之朴公益奇之詗知公姓名及榜出公作俱占兩場朴

公為拔其一曰此子遠器聲名不可太早其使日本
也遇颶風海中舟垂覆公神色不變口誦誓海文十
句有曰顧我平生天日照臨殃咎在躬死固甘心如
其不然神可垂憐已而風乃定我使之還倭人有例
贈貨物公皆却不受則自馬島追送又不受 上命
受之乃悉付湖堂玉堂以充修造之費持論平恕無
一言矯情近名屢為理官判大獄所全活甚多然斤
斤持法不可干以私久典文任所取士後多為名臣
在銓用人一循公議除目出雖素不喜者毋敢指以
為疵性無嗜好獨喜飲酒公退輒引滿賦詩妻子有

飢色而若不知也爲文章華實兩至至巨牘長篇操
筆立就人不能易一字筆法自成一家片墨落紙已
爲人所珍藏　肅宗甚重公文學每廷臣應製輒以
御筆擢公第一賞賚便蕃文章遭遇之盛近世無比
云及卒闕北人士奔走相吊喪車所經相聚設祭哀
號而去北青童子林沆隨櫬至墓三年然後去斯見
公仁聞之入人深也夫人蔡氏持平　贈副提學聖
龜女仁惠有内德後公十六年丁亥卒壽七十七祔
公墓左擧一男正重文科觀察使側室三男曰命重
聖重僉使景重有文集九卷所編箕雅七卷行于世

公之事行趾齋閔忠文公譔謚狀陶菴李先生銘神
道庶幾徵信於來後矣惟墓前之石不可以無記謹
撮前人實錄書其大行如此而不敢輒私一字以增
僭誣之罪俞

先考同知敦寧府事 贈吏曹判書府君墓表

我皇考府君諱漢紀字國寶南氏溽姓自新羅英毅
公敏受籍宜寧自高麗樞密直副使君甫盖自英毅
以來千有餘年圭組相襲名德間出三韓之族歷世
久遠莫京于南氏曾祖諱溽朋仁川府使 贈議政
府左贊成祖諱龍翼吏曹判書 贈謚文憲公考諱

正重慶尚道觀察使　贈吏曹參判妣貞夫人李氏
吏曹參判寅嫂女公以　肅宗元年乙卯八月辛酉
生庚寅選進士壬辰授　顯陵參奉去甲午丁母憂
服除拜内侍教官陞廣興倉主簿轉刑曹佐郎出令
永平縣三年永治而權奸來爲監司公恥之則投綬
去　景宗癸卯除　世弟翊賛以疾免旋授義禁府
都事不仕又除翊賛不仕今　上乙巳由　永禧殿
令出守金堤郡郡大饑公謀於監司蠲貧户租常税
之入于官者悉以歸賑不私毫芒一境無流殍明年
李瑜爲按使頗使氣悍公清嚴公知之即解印去瑜

怒遂啓罷之戊申盡室歸揚州而群小復用事往往引知名士以迎　上意驟除公軍資監宗簿寺主簿戶曹佐郎皆不就辛亥拜刑曹正郎遷掌樂院僉正陞漢城府庶尹謝疾免壬子由軍資監判官轉戶曹正郎出為清風府使悶士不知學大修校宮選秀才居之躬執經講習踰年士稍自興起去隴畝而誦詩書乃觴宴耆老于明倫堂親為勸酬民欣然相語曰我侯養老有禮尋以公事難監司監司疑其輕已會公病疽不視事遂以廢務罷之丁巳由司導寺僉正出守旌善郡居四年御史以治最聞而公已厭吏事

矣乃棄歸踰歲除青松府使以年格辭遞甲子公年
七十而不肖忝列侍從推 恩進通政階僉知中樞
府事是秋 上獻觴 東朝加 恩諸耆老而公進
秩嘉善大夫同知中樞府事 賜綿帛米酒尋同知
敦寧府事選 經筵特進官丙寅判掌隷院事兼五
衛都摠府副摠管時不肖乞養為忠州公上疏言既
受子養于外又霑俸祿于內為濫涯分且近龍斷臣
朝夕就木與其榮於身曷若安於心屢辭卒不拜以
戊辰十二月初五日考終于泮東僑舍壽七十有四
訃 聞賜吊祭如禮以翌年二月丁未葬于楊州盤

龍山下先壠之右坐丑之原二夫人皆祔前夫人沈
氏處士漢章女副提學攸之孫孝仁齋澥咸有女則
觀察公使諸女師焉先公四十一年戊子八月卒壽
三十三擧二男長有常少有盛名甫登第而卒　贈
弘文館副修撰次不肖有容一女適士人李德弘後
夫人亦沈氏通德郞若采女大司憲義謙五世孫公
家政甚肅而夫人始終無違德後公十三年庚辰九
月卒壽七十三擧一男有定三女適郡守金純澤士
人申景翰李奎亮有常子公弼郡守有容子公輔進
士有定子公佐公弼子一喬公輔子麟喬後以不肖

忝長成均　贈公吏曹判書公年十五從文憲公遯
于野三年及文憲公北竄以卒從觀察公守制揚州
公無兄弟服事二大人於禍患窮約之中未嘗一日
不得其歡心甲申觀察公卒蔡夫人李夫人又相繼
卒十年居三憂而其執喪如一日雖子弟未嘗見其
有惰容友于姉妹推而至姉妹夫愛好如兄弟取養
姉子及內舅子幼而孤者後皆為善士與朋友義群
居澹然久而不可狎迺居職清恪不修聲譽在州郡
計口而食歸家之夕丐貸為炊事官長謹然論事不
合必反復之不可以力勢奪賢者益見敬而不肖者

反見忤故為官率不能久也家居垣屋蕭然或至日昃不食而恬和終日手不去書妻子在側舉怡然忘其貧也蓋公之百善皆本於孝弟而天資高簡於外物不見其可慕故仕官四十年進不與小人比退必為君子先不急小官不苟細行觀其出處而可以知其世也所著述有寄翁稿若干卷所編輯成書者有可警編八卷　國朝故實三卷東律家選四卷藏于家公秩中二品法當勒銘神道而先執知德之君子今無在者用敢樹表墓前畧叙官閥言行以俟作者考信焉

議政府領議政致仕 贈諡忠靖金公墓表

上三十五年己卯冬十月壬辰議政府領議政致仕金公卒十二月甲申以禮葬于仁川府蘇来山負甲之原自始疾太醫賫藥交於道訃聞 上將與 世子臨哭公子侍郎君追公遺志上章辭 上乃止降手書宣讀于殯前承旨奉 御製諭祭者三以 御筆賜諡曰忠靖盖曠典也公諱在魯字仲禮號清沙清風人考諱構右議政忠憲公妣貞敬夫人李氏敦寧府都正夢錫女公以 肅宗八年壬戌生壬午擧進士庚寅擢 庭試乙科自翰林事 肅宗至下大

夫所踐履極一世清要而隨事獻忠匹本之君德
肅宗甚重之事 景宗於元年至亞卿無何賊臣起
誣獄殺建儲大臣四人一時忠良不枉措死則嶺海
矣公初配理山移順安今 上初赦歸以副提學合
兩司請正賊臣鳳輝光佐等五人罪彌夢等反以忠
州牧使兼湖西安撫使隨機制筌控扼嶺南朝廷無
上游之憂者皆公力也入拜吏曹參判時光佐已復
為相矣公耻之力辭得罷去既而 上念忠州功進
秩正卿拜守禦使又辭責補海西觀察使以兵曹判
書召還尋判吏曹會選曹郎僚堂欲用癸卯科人

公執不可癸卯科者誣獄成謂之討逆而設者也坐
是出觀察嶺南以禮曹判書入未幾拜相進位元輔
者凡四矣當是時世道之消長屈伸不一其變而公
積誠彌綸卒復定策大臣金忠獻李忠文趙忠翼李
忠愍謚復冤死臣洪啓迪金雲澤趙聖復李弘述等
贈官奏免金龍澤等五人孥籍 端宗相臣皇甫仁
金宗瑞等死三百年名在丹書公白其冤悉復其官
金聖鐸為李玄逸訟冤公以為玄逸者 聖母之罪
人也聖鐸敢為之訟冤罪死不赦聖鐸竟杖流死嶺
儒姜維上書被鞫公謂維名是章甫義附討逆不可

刑忤 旨罷而維得無死其辨於淵慝而著於事業者多類此 懿昭世孫之喪 上疑其服公引禮言懿昭服不可以適孫論 上議私廟祝式公言不可曰妣宜稱私親不可曰子宜稱國王又議稱妃當否公言我國惟 王后稱妃盖公之說禮常謹守經意此其一二也 國家旣討致雲鏵等諸賊將著書述亂逆本末公為都提調立論以為甲戌大臣倡為深長慮之說而和附者衆至溥潛者出則一種人情狀已與已巳宄黨合矣源頭一差流波寖漫為辛壬焉為戊申焉式至今階禍是書起端宜自甲戌始尋有

温之者公之論竟不行識者惜之公年七十即請致
仕 上固不許至戊寅始得請踰年卒壽七十有八
配沈氏府使澂女從封貞敬夫人擧三男致一掌樂
院正先公數月卒致仁叅判致彥通德郎早沒一女
適牧使李明中側室二女爲李行萬朴来源妻樂正
通德皆無子取族子鍾純鍾善爲後參判二女李商
巖商礪商梅牧使子也公宰相子早顯而謙恭好禮
篤於倫理自事親奉先至處兄弟宗族皆可爲有家
者法其致身事君盖自有基本矣立朝五十年爲相
居其半而忠順淸愼信於上下顧惜國體練達朝章

當　國家多事疑議變禮皆待公以正而斟酌古今
思慮深遠常惓惓於匡君鎮俗其在　上前未嘗有
懷諸心而不發於口或值　上心未豫群臣震恐而
公則必盡其言言又懇質由中絶無激訐干名之意
故　上獨察其忠愛多屈意而從之　肅宗每稱公
可大用　仁元大妃以語　上而　上以語公曰予
之任卿　先王意也家居不言生業公退手不去書
樂善下士色笑可親不自知年位之高也文章詞理
精當善發指歸然未嘗以詞藝自名提學兩館而皆
固辭不居所著有禮記補註十卷及文集幾卷

判中樞府事李公墓表

冢宰太學士李公卒且葬其季判書公謂余曰吾兄之游皆九原矣知吾兄自少及老者惟子在願得子之文以表其阡余曰然世好也姻好也同里之好也同朝之好也自勝冠至白紛其好如一日其可以老病辭公諱鼎輔字士受三洲號也延安氏顯于文康公諱石亨至相國文忠公諱廷龜冢宰文靖公諱明漢宗伯文肅公諱一相遂爲三韓大族僉正 贈判書諱成朝參判 贈贊成諱雨臣寔爲公祖若考妣 贈貞敬夫人尹氏承旨彬之女此公之先系也

辛丑選進士除 翼陵參奉去壬子擢 庭試薦入
翰林迭踐三司間兼春坊校書校理學教授吏曹郎
皆極選也自通政七進資至輔國世所稱清顯靡不
歷敭館職則副提學者六提學兩館者四大提學者
三國子則大司成同知成均者三講官則知 經筵
世子賓客 世孫師法官則大司寇判金吾將任則
守禦使宗伯者二冢宰者三又嘗參贊政府提舉籌
司而以判中樞終焉水原仁川成川府使咸鏡監司
其外授也此公之官閥也公資性端直平居無漫語
外若峭亢者然與之處豈弟慈諒色笑可親事父母

子職甚飭以幹蠱餘力孳孳治文業博涉經傳詞理炳蔚尤工於儷體科榮祿養皆及具慶時一世艷之其居憂也年已逾艾非甚病身不釋麻衰諱日致齋食素如禮不敢以其老也判書公其少弱弟也因心友愛殆不知爲二身一妹孀以寠尹夫人之所悲憐則分廩字孤殆不知爲二家與人交一於恬和然世之機阱態色皆其所不爲故在朝無翕翕之游晚年置小亭鶴灘上時時命琴歌出遊清瞳皓鬚脩然若世外人此公之居家事行也其在諫院　上命復辛丑定策大臣謚群小交口爭語絶悖公露章嚴斥坐

罷在憲職上封事凡萬言推原禍亂之所由萌忠逆之所由分以至明義理公好惡立紀綱正風俗杜私逕一士趍重名器闢言路條分縷析切中時病而皆本之聖學指陳旣往之失深戒方來之虞辭旨剴切識者韙之 上批切責遂避遞為校理極論臺臣之譖許善類者為承旨痛斥黨人之擅停合啓者或削或罷且公與二弟迭居清要言論多為世忌嫉學令李善泰以樹黨招權等語乘機傾軋 上察其誣而罷之然公益知時議之不見容仕宦非樂也性本剛方 上前奏對不能委曲俯仰見朝廷舉措失當憂

形於色或至中夜不寐 上嘗怒三司忤 旨亟幸
懿陵涕泣諭群臣群臣從而泣班行震懼公色不改
上顧視之乃曰今日不涕出者獨李某也公由是不
安求外得西邑屢掌國子試藻鑑之明取舍之公多
士翕然稱之為法官謹持繩尺惟問律如何不為貴
勢饒此公之立朝實蹟也公以 肅宗癸酉生今
上丙戌五月二十七日卒壽七十有四用八月某甲
葬陰竹縣鈎堤坐辛之原元配閔氏衿縣監承洙女
次配宋氏參奉相允女三配南氏士人漢緯女俱無
子取從父弟惠輔子健源為嗣進士一女為尹顯東

妻者閔出也此公之生卒及子女也嗚呼公蚤襲家訓世厥文獻秩班三事壽踰七耋亦可以無憾矣然立朝四十年備嘗艱屯慨然以名義自勵而國是主於先入正論阨於群咻如枘鑿之不相入焉世道之不可為公既知之吾 君老矣未忍便訣雖黽勉朝行乎蓋未嘗一飯而忘其憂矣迨其末年杜門息交往往語及時事少時精英之氣隱隱眉宇間余竊悲其老而志尚在也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若公之始終一、操令名不瑕庶幾近之矣

從孫一喬墓表

君名一耇字伯英大父曰　贈弘文館修撰諱有常我先君寄翁公冢嗣也有德有文聲望重一世父郡守公弼以孝友聞於六親弗祿俱未四十五十以卒君既少孤竊自悲曰賢而無年先人命也惟其志事尚有望於嗣以成之者而小子敢不力焉仁於為家孝於為先忠於為人喜讀書惟道之求不志於功名故其言行醇高不雜士大夫賢者皆慕與之遊二十九成進士其十月遇疾卒十二月其甲葬郡守墓趾五步今　上四十四年戊子也君既死朋友以君之不試也懼世之知之或莫能深而卒於無傳也謂余

宜有以表其丘者余泣而曰吾慟矣不可以文然今
吾慟豈吾之私是爲已歟昔者君之家窮空幾不能
自存而未嘗爲不足之色憂其母其病之亟也家人
聚泣于足卒不以嗟呼之聲感其母吾是以知其學
之至於知命也吾於天何哉夫士有一鄉之士焉有
國士焉有天下士焉今吾之泣直爲天下慟耳居無
僞而動無苟不可干以非義敦古而愛禮樂善而矜
不肖信是道於天下可以正君可以長民色不莊而
信形於外辭不支而感人也速明通之思淵遠之識
將以充其量焉可使善胄子矣可使知王制矣之士

也吾之才之與期之固如是已矣悲夫其旣不少見于今矣又可必後之信之如吾云也此自古志士之常屈於天下者可哀也已於是朋友皆泣曰惟吾屬知之與期之者亦若此已矣請以是銘諸可乎我南氏宜寧縣人世閥具著先誌中君之母吳氏大學士瑗之女婦李氏大司諫濟遠女一男宗獻二女幼銘曰

志士攸藏退夫銘之嶽靈守之以竢萬世之一遇

判敦寧府事鄭公墓表附記

右表公年八十託石門尹公而爲者也越四年己丑

九月十九日公卒十一月葬高陽正鉢山負丑之原夫人李氏閔氏祔階至輔國表不書後也最公為人清劉資乎天而修整謙和得之學為多直道事 上正色立朝弗赫赫其聲而忠愛入人主之心風采在士大夫之口卒不以尺寸枉其守以規合於世乃其所以難也余與公有心好愈老而愈深竊嘗名其燕居曰靖軒象德也君子以余為知公

行狀

童子寧祿狀

童子名寧祿南氏宜寧之爲籍者也其先世有聞顯

具著先志中父有容太學生母孺人俞氏童子以肅宗四十二年丙申生九年而死童子生而姸好爲人温仁開悟事父母至孝以及於大父母愛之視父母盖自始知父母以至死之日一事不欺一言無違其得之天性者然也四歲父病乏瘡名醫治之童子在傍有憂色醫戲之曰父瘡子吮之則愈童子伏而吮之見者驚異之稍長游群兒中能久而不爭悖言絶於口群兒咸推之有鬪閧必相媿以童子長者嘗問群兒父母與大父母孰爲尤可愛皆曰父母生我尤可愛童子獨曰大父母尤可愛問其故對曰生

父母者非大父母乎故大父母尤可愛聞者莫不奇之大父與客飲命童子酌童子不肯曰嘗聞飲酒傷人固命之則曰願此酌後不復進大父喜而許之既進又命之童子乃遠床而泣大父抱而諭之曰吾爲女不飲童子自始學其游處恒於外每晨輒寘書于枕端坐而讀之聲甚清曲折可聽大父聽罷必聞其咿唔聲則撫其背曰我兒能早起且善讀也八歲隨其父獅子山中受詩二南自是其愛書自甚不待勉而勤也時時思母登寺後高丘舉手以望朴峯曰吾母在此下彷徨不能去童子未嘗學爲文辭然亦能

爲數行語以自習其擬比干諫紂書有曰堯舜禹及
我殷王成湯皆修德治天下天下安之王其四德之
取不然王其爲禹孫桀其外祖俞侍郎亟稱賞旣而
憂曰兒忌早成其竟何如也童子旣夙成又尊信長
者甚與群輩居言必稱長者於是大父戒家人曰此
兒視聽不可作不誠之言不信之行又曰得君子爲
師庶幾有成矣嘗失所愛刀有得而帶之者或以告
童子曰物固有相似者且彼已得之非吾有也其父
嘗怒奚奴鞭之見血童子從容諫曰大人性甚緩怒
時絶少人易犯衆而若其怒時則又暴甚此病最易

傷人頤自今戒之童子時九歲父異其言心中若有
得者其八月遘疫病日益音而其譸譸若夢語者皆
驚誦文字也時父有目疾童子亦閉目不能視人然
聞其父聲必問目疾如何未病時與人論韓信耿弇
為將優劣以耿弇為優及是又問二將孰勝則應聲
對曰淮陰侯勝何言之反於前也曰其時方與人辨
不欲自詘然若論將材淮陰侯果勝取平生所嗜好
者陳於前欲以慰藉其意者百方竟不肯一顧及大
父以紙墨與之則強起以受授其母曰此大父賜也
藏弆之是夕乃死既死適月葬于揚州東海谷先山

之右其父愈久而愈悲思以文辭記其一二言行俾不即湮沒而舉筆輒心痛不能文也越三年始克成只書其耳目所不忘以俟仁人君子憐而述之鏡之短石竪之墓側使過于墓者愛其文而讀之因以知土中之人爲可愛可惜焉則其幸也已

亡室恭人杞溪俞氏行狀

君姓俞氏其先慶州杞溪縣人上祖三宰爲新羅王相其後世多名顯景安公汝霖爾敏公絳君之六七世祖也曾大父諱希曾麻田郡守 贈兵曹參判大父諱晳繕工監假監役官 贈吏曹判書考諱命弘

禮曹判書母貞夫人全州李氏承政院左承旨綸之
女也君以　肅宗二十四年六月五日生自幼端潔
明慧能自持其身縫紝紡績一過手輒得其妙李夫
人奇其才教之益有法必以古賢婦爲則者年十六
而歸于余余大母李夫人時已病見君亟喜之爲加
一餐諸姑妹時時語及君夫人色必和故諸姑妹咸
愛君樂稱其賢外大母李恭人年七十閱婦女多嘗
語余曰若婦甚賢且老人子善事老既又泣曰悲乎
獨不令若母見之也君事舅姑有深愛而不忘其敬
母夫人每遺君書必寫小心字以勉之而君亦不以

舅姑之愛而憐其志在父母姊妹中言不及夫家在燕處婢御不敢以私語進其在夫黨爲姑娌姒者五六人而一處之以和順憂樂與之偕故能各得其驩心君嘗有疾病伯姑李氏婦爲舍二千錢禱于鬼神疾已謂君曰吾母之所愛吾豈有所愛哉其與余居也終日執絲麻佐余讀書夜則篝燈熒熒然我書未竟君固不倦也余性疎簡且恃君之賢不事家人生產而君爲綱紀內外事晨而興掃灑堂宇勸勵家衆各執其事不煩而辦飲食必潔以時衣無新故縫紉澣濯必精好以時余欲有所施與君必逆探其意樂

為之從余性喜朋友山水而君常為之具美酒不使余無具而廢其樂也然絕口不言家有亡惟恐余覺其貧也余或語及之君輒不悅曰此非君所及故以余之貧而不以憂衣食亂心而專於讀書實賴君之力又常謂余曰富貴人之所慕也顧不有命乎惟力學為善士於我榮矣余有過君必自咎曰古人謂妻為內助子之有過繇我之不能為助也君雖不讀書言事之可否得失只一二言而輒中其理與人言盡其心故能盡人之心尤不忍人之窮力能濟之無所愛否則以色辭相勞苦侃侃和易人人無不意滿及

其卒也隣里婦女之来哭者如哭其親戚君嘗從余
客揚州里中有一老媼貧甚君有柔甘輒呼以與之
以為常及卒媼悲思君不已月三上君塚涕泣以歸
君生七子亡其六悲不外見及判書公卒哀慕不自
勝見老人輒泣君以辛亥六月九日娩一女暴血崇
朝而卒得年三十有四君資性既清粹而又仁惠恭
謙考之天理人道無自以致殃者以余行負神明延
禍于君窮其身卒以夭死死又倉卒不克執孺子發
顧言嗚呼悲夫獨念其懿範高行猶有未泯于耳目
者輒為綴録凡若干言以遺世之立言者而只書其

大者始判書公之疾革也君排戶而入欲與訣余亟麾之曰男子不絶於婦人之手禮也及君將死微視余在傍努力徙其卧余頗曉其意涕而出旣而入則已絶矣嗚呼正終君子之所難而君以婦人能之若是者又烏可不書也八月某日葬君于楊州東海谷先壠之左負寅之原一子寧業今年十三女曰均君卒之明年亦死余南氏出自宜寧而曾大父曰吏曹判書文憲公諱龍翼大父曰慶尚道觀察使諱正重父諱漢紀今仕淸風都護府使余名有容癸丑六月日狀

先妣行狀

嗚呼我母氏之棄不肖子玆三十有一年而家無狀墓無志非敢緩也言行之可徵焉者不廣也蓋母氏之卒小子年十一伯氏年十三其德美之實童騃無所記識及稍長大欲頗綴錄其一二聞覩者而舉筆復止不能成文如是者又十餘年而伯氏歿矣小子竊自悼念人事之不可知者如此而猶復因循其所聞覩者愈益廢忘母氏之賢將遂湮沒無傳以重不孝之罪輒敢書家大人及外大母之詔小子者雜以幼時所自受教凡若干言用質於立言之君子家大

人嘗語小子曰汝母雅性醇素在衆婦女中無異也
而徐察其隱德内行雖求之古賢婦無愧也汝母年
十六而歸于余當其時大父判書公獲罪于朝晋命
于湖上見汝母容止若成人亟喜之曰有婦如此吾
雖死不餒矣其在吾家事吾父母循循謹畏無違則
吾娣妹六人而汝母處其間能各得其驩心吾以爲
婦初来宜然耳久未必然其後常然至終身未嘗不
然可知其天性然也其燕居未嘗有褻容常勸余慎
言語擇朋友余有過輒爲之不豫有善必力從臾以
成之余遇事卒遽及喜怒之發謂汝母必不可於余

而止者多於汝母之規余也吾家貧甚糟糠不繼而
入見汝母處之怡然則吾亦自忘其貧也汝母之賢
不止如此而吾所言者特藏乎心而不能忘者耳汝
其識之外大母李恭人亦嘗語小子曰始汝母自汝
家歸每言汝大父母撫愛甚至而汝諸姑親好之誠
吾是以知汝家風懿之篤而亦知汝母之有以得此
也汝母自幼少時在父母側不專於愛而敬固知其
能事舅姑也在姊妹中不專於和而謹固知其能睦
於姑娌也自汝母歸汝家將二十年而其言語一不
及汝家婢御有言必正色而折之雖其父母亦不敢

一言及於汝家也是亦世之婦女所難及者汝其識之嗚呼小子之獲聞於家大人及外大母者僅如此而已然而舅姑之愛之也而不敢怠其禮君子之宜之也而不敢忘其敬固窮安命貞順自持即此可得其槩矣家大人嘗有所適小子兄弟出門而嬉母氏亟使人名而責之曰他日汝未嘗出門今也出门而嬉是謂汝父不在也爲人子幸父之不在長是心其不爲不肖子乎小子嘗與伯氏博爭道不恭母氏訶之曰人始生知愛其親少長知敬其兄汝年亦長矣猶不知敬兄乎責之良久謝後不敢然後乃已其疾

之既革也呼小子等於床下撫之曰假我數年可以
及汝曹之娶婦也今竟不可及耶又曰吾見童子被
衰心常憐悲不謂今汝曹乃為人所悲雖然壽夭命
也吾於命何哉獨憐汝曹無辜耳顧謂吾父曰病已
至此死不足悲然吾無祿早失舅氏不孝不卒養姑
氏此為大恨耳父母手簡封識在篋內幸為我還之
父母嗚呼小子之所嘗受教於母氏者亦僅如此而
已然而慈於子也而訓不失義方愛舅姑父母也而
至死愈篤於此亦可見矣且記母氏姿相豐潔威度
重遲類若受天之祐享有多福而壽不滿其德以吾

父之有德有文而屈於世不克使母氏受一日之榮其卒窮厄以歿而又不幸亡賢長子小子無狀不能立身行道以彰母氏之教訓慟矣慟矣爲善之不受報於天久矣此何理也母氏系出青松府上世有青城伯沈德符相我　太祖太宗甚顯謚恭靖其後領議政安孝公溫領議政恭肅公澮議政府舍人順門弘文館修撰達源皆爲世間人高祖諱諿禮曹判書孝憲公曾祖諱東龜弘文館應敎　贈司憲府大司憲祖諱攸弘文館副提學考曰處士諱漢章妣曰龍仁李氏司饔院僉正　贈吏曹判書舜岳之女處士

公以醇德邃學爲鄉黨師李夫人端莊有婦道母氏
之賢蓋有自也以 肅宗二年丙辰三月四日生三
十四年戊子八月三十日卒壽三十有三其十月葬
日葬于揚州先壠之右負癸之原我南氏宜寧縣人
家大人諱漢紀今仕司導寺僉正吏曹判書兩館大
提學文憲公諱龍翼慶尚道觀察使諱正重母氏之
大舅與舅也姑慶州李氏吏曹參判寅燁之女母氏
凡育二男一女男長有常賢而有文擢文第甚有名
早歿 贈弘文館副修撰次即有容 世子翊衛司
侍直女嫁通德郎李德弘後母氏亦青松府人同出

於舍人公有一男三女男有定女嫁士人金純澤士
人申景翰李幼有常娶掌隷院判決事李雨臣女生
一男公弼娶弘文館副提學吳瑗女二女嫁士人李
演士人元仁孫有容娶禮曹判書俞命弘女生一男
公輔繼娶士人崔禧女公輔娶沔川郡守安宗海女
有定娶全光道觀察使徐命九女李德弘一男一女
金純澤一女李演一男戊午二月甲申男有容謹狀

懿陵參奉李公行狀

公諱思重字士固李氏之先韓山人文靖公穡十三
世孫也曾祖諱泰淵平安道觀察使祖諱萬稷江原

道觀察使父秀輔今星州牧使母趙氏府使龜祥女
也觀察公父子俱以質行重於時而其教行于家子
孫多以孝謹聞而至公又風流善談笑喜賓客所與
游皆一時賢士公幼失趙夫人鞠於外氏年十四牧
使公始取以教之公自以晚學懼無所成名顧用志
刻厲常倍蓰於人入則循循為子弟之職出則端坐
讀其書如是者十餘年其文義彬彬出群然公之為
學不拘章句務求古人立言之指尤喜論史其於國
家治亂政教得失風俗之隆污制度之損益君子小
人之進退消長瞭然如指掌又默以意揣摩已跡之

外既皆辨之胸中而往往與古人同則其自信願益甚常自言天下之事不可先亦不可後惟知者不失其機如無其機雖終身不用可也又善料事謀於其始而知終之可行然後行之沛然不疑蓋其所論說非苟為空言而已也公屢舉不利旣試生員中等補懿陵參奉以今上九年十月六日卒距其生戊寅得年三十有六其年某月葬于公州檜谷之原而首陽吳伯玉誌其墓曰使士固不死而不用於世無是理也使其不用猶將有任其咎者今短命死矣豈非天哉讀者悲之公性甚孝事父母善養其志其離亂

而居戀慕如孺子往往至出涕爲兒時氣殊銳及長
更爲謙厚和易頹然若無能者遇親戚一於愛尊者
敬之卑者敎之其言必依於孝悌尤篤於朋友終日
語無僞情情色揚其善救其過如出於已故與其游
者皆傾心悅服焉公閒讀老氏書而喜之或謂其寧
靜澹泊類學其道者余聞而笑曰吾聞士固辨於臧
否明於物情而人皆知其然也是豈知老子者及公
死東溪趙錫汝爲文以誄之以公之道似老氏而南
陽洪純甫駁之其言與吾合公娶宋氏府使相維之
女有三子奎英奎亮奎應皆嶷嶷有立一女嫁金安

默余晚而識公纔數面而已其相喜已甚盖公泛愛而親仁余擇仁而愛之故余所友公皆友之公所友余多不識也公常病余之隘而余之賢公顧反在是也今其孫列公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嗚呼誌盡之矣奚多為顧以余喜公之甚而不卒其游為平生恨茍有以余而不朽公者宜不可辭謹撰次為狀

雷淵集卷之二十四

